

坊间纪事

喂 嚙

菜 丛

那年初冬午后,我母亲拿着袋子走进市场,在不同的街摊试吃橙子,除了挑选甜度,还要求每个都有采摘不久的鲜翠外皮。回家后,她把橙子直接泡在水中洗净,再一个个擦干,整齐叠入早已备好的纸箱,然后开始写信。

那年她四十五岁,没有写过信,每个字写得像苍蝇,看起来是那种手笔放不开的黏糊。但她写得极为认真,应该是那种偏着脸的坐姿,两眼盯着困顿的笔心,一笔笔贴着信上的格线直走,像个老花眼的裁缝。

母亲写好了她的思念,把信折好,藏在那些橙子里面才正式封箱,等着第二天赶上最早班的邮递员。但是半夜里她睡不着,爬下床又把纸箱重新拆开,从里面挑出表皮最黄熟的一颗,这才放心又把箱子包裹起来。

那颗橙子被她放在柜子的醒目处,每天悄悄地看着它几眼。

从我后来的推算,那年的她其实已经出现了忧郁倾向,却没有发觉。父亲并不清楚什么是忧郁,凡是任何一种细微的心思藏在深处,他都没有能力去察觉,只知道每天午睡醒来就应该备货出门,载着她赶往三公里外的一条巷子,把那锁在柱子下的铁皮摊子推到夜市,直到凌晨才一起回家。

话说回来,那装满橙子的包裹虽然寄出去了,却一直困在码头,和其他货物堆在一起等待船班,枯等了一个月的风浪才开始漂洋过海,慢慢漂呀漂,漂到天亮还在浪里徘徊。船上载满了居民,一捆捆的天涯情书,以及像我半年前一样

茫然渡海的天涯客。

母亲收到我的回信时,已经是隔年的春天。

此后她再也没有写过第二封信,每封家书都由父亲执笔,他虽然没有念完小学,却有一手天生好字,可惜简短的文句只能承载他作为刻板父亲的严密规格,从“吾儿来信收悉”到“务要保重身体”一脉相承,没有多余的峰回路转,自然没让我看出母亲忧郁的信息。

多年后回忆起来,她终于谈起了那件包裹。原来她收到我的回信时,第一个动作就是剥开那颗已经干瘪的橙子,当她发现里面的果肉依然完好如初——这一刻让她等太久了,几乎就是无数个黑夜换来的黎明,那含在嘴里的滋味使她一瞬间激动地狂掉着泪水。

如同那颗橙子一路牵挂而来的心思,我后来才知道她也在悄悄阅读,为了理解我为什么写作,她试着进入这个非她所能的世界,先找认识的字,再猜不懂的词,然后上下连猜,慢慢揣测出整个句子的意涵,直到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。

有一天我的小说说出来,她指着标题问我:“这两字怎么念?”

“喂嚙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意思是啥?”

“嗯,意思就像咱们想要说话,却有话讲不出来……”

她有点惊喜,好像问对了一个词,赶紧跟着默念了几遍,我想问她已经读到哪里了,是否会得出故事里的含意,后来并没有问,因为她已经默默地点着头,仿佛我那么简短的解释已经穿入她的内心。

手机语文

“朋”“友”有别

刘 鹏 飞

“朋友”一词,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最常用的字眼,所谓“在家靠父母,出门靠朋友”,也是说明“朋友”的重要。人生在世,谁没有仨俩朋友,殷秀梅一句“千里难寻是朋友,朋友多了路好走”,更是把“朋友”一词推到了极致。

但在我国古代,“朋”和“友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,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含义。

“朋”在古代是一个货币单位,相当于现在的元角分。通常是五贝为一朋,也有说十贝为一朋的。《诗·小雅·菁菁莪》中就:“既见君子,锡我百朋。”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把“朋”解释为群鸟聚在一起,多少有点勉强。因过去的私塾先生大都只教三五个学生,最多也就十来个弟子,所以人们把“同学”称为“朋”,还是有一定道理的。《易·兑》曰:“君子以朋友讲习。”这里的“朋”就是“同学”之意。孔颖达疏:“同门曰朋,同志曰友。”我不知道“同志”一词是不是从孔颖达这句话得来的,但《说文解字》中把“友”解释为“同志为友”,要比“朋”的解释确切得多。“友”在甲骨文中就是把两只右手合在一起,表示两个人握手的意思,所以说,人们把“握手”的礼仪当作是从西方传入的,是没有根据的。我们的祖先在远古时代就知道“握手”的礼仪,并把它运用到语言文字中,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。

尽管“朋”“友”两字各有所指,但大家用起来往往把他们连在一起。(周礼·大司徒):“联朋友。”《论语》:“与朋友交。”清·刘开《问说》:“朋友之交,至于劝善过足矣。”等等,这里的“朋”“友”已不分彼此,互为一体了。当然,也有用它们当中的某一个字,代表它们两个字意思的句子。《世说新语·方正》:“太丘与友。”《论语·学而》:“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说乎。”《诗·小雅·常棣》:“每有良朋。”还有王昌龄《芙蓉楼送辛渐》:“洛阳亲友如相问,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以上文中无论是一个单字“朋”还是一个单字“友”,它们代表的都是“朋友”的意思。

如今“朋友”早成一家,形影不离了。

时尚辞典

狗与沈从文

春 晓

现代社会里,狗是宠物,更是家人。我家就有好几只狗兄弟,母亲时不时会买一大包肉干,供兄弟们饱食终日。其余用度,更不在话下。网上也常见种种人狗一家的照片,影片。狗儿的憨态要是搭配上稚子的天真,点赞,分享的人数保证会远远超过各式严肃话题所受的关注。

狗儿既然如此可爱,吃狗肉在很多人看来,就成了难以想象,甚且有违道德的劣行。梁文道先生有篇文章援引了钱永祥先生的“两套说法”,作为戒食狗肉的思想根据:“一套关乎实践,叫作‘量化素食主义’,大意是若要出于道德理由,而如素,不一定得马上全面戒荤,尽可以试着一步步来,逐渐缩小自己伤害动物的范围。另一套则关乎理论……相信人类文明的进化是个道德范围扩大的过程。”

我相当赞同钱先生的“量化素食主义”。不过,我不认为量化茹素提升道德层次。此中自然涉及肉食者的偏执。吾爱吾肉,要我服膺素食为合乎道德,肉食为不合道德,不免强人所难。

在非干道德的量化观之下,我不吃狗肉,是一种个人选择。我所认定的食用肉品已经够多,没有必要再添层次。他人吃狗肉,亦是一种选择。我看不过去,可置之不理,可好言相劝,却不宜率尔轻鄙、喷话。人类的饮食习惯,是历史发展建构而成。要劝戒食狗,由历史的主观因素着手,阐明世易时移,不吃狗肉宜矣,应该会比道德论述更有力量。

新近重读沈从文的自传,印象极深的是吃狗肉的一段。他写道,同伴中谁有了闲钱,“就到卖狗肉摊去割一块狗肉,蘸些盐水,平均分来喫喫。”又或者,遇到好客的长辈相询:“喫过点心吗?”大家又饿,也不好意思回话,只好你看着我,我看着你。长辈心里明白,于是请众人“到狗肉摊去,切一斤两斤肥肉,分割成几大块,各人拿这么一块,蘸了盐水往嘴里送”。

我边读边想着的,不是狗肉肥美,也不是沈从文等人道德有缺,而是至少以现代眼光来看,他所生长的地方真是穷乡僻壤。肉煮熟了,只蘸盐水,就吃得津津有味。彼时彼地,狗肉成了止饥的“点心”,恐怕和人性高下无关,而是经济因素使然。这些人所过的日子虽然物质水平不高,却懂得有福同享、照顾长辈。要说他们因吃了狗肉而成了不道德的人,实在说不过去。

手边《沈从文自传》附有小说《边城》,通篇所呈现的,又是另一番人与狗相处的景象:“由四川过湖南去,靠东有一条官路。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‘茶峒’的小山城时,有一个小溪,溪边有座白色小塔,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。这人家只一个老人,一个女孩子,一只黄狗。”

投胎的技术与生活的艺术

瓜嫩,绝对轮不到人。只有那些一年也买不了一两次菜的自恋狂,装13犯,伪美食家,才会在菜市场妄图刷脸缴费未果的情况下,又在微信圈里晒出了他们在菜市场悟出的心灵鸡汤:人生最重要的是和谁在一起。一条草绳,和白菜绑在一起,就值白菜价;和大闸蟹绑在一起,就值大闸蟹的价。

这条伪哲理打动了无数无处安放躁动小灵魂,到处寻宝预备绑定自己的人生。俺也是在追一只大闸蟹几条街也没绑上的情况下才幡然悟道:不管是大白菜还是大闸蟹,若不是死了,凭啥让你一条草绳绑上?就算死皮赖脸绑上了,和一个死物绑定的人生,好像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有追求的人生吧?再一寻思,凭啥咱就沦落成一条草绳了?咱自己不能是只蟹?是棵菜也行啊。

想到这里,俺被自己的思考深度吓了一跳,生下来是一条绳还是一颗菜,或者是一只蟹,这是一命运在作怪啊。就算运气不赖生而为人,投胎也是个技术活儿。家世,相貌,健康,才华,还有家人的爱,一样不缺,这样完美的上天宠儿固然有,可家贫貌丑,智商一般,亲情浇薄的也很常见啊。因此,投胎的技术基本上属于可遇不可求,碰上啥算啥。

接下来,拼的就是生活的艺术了。比如说生为一条草绳,努力绑上大闸蟹固然是一种选择,那努力成为草编,以艺术品独立存在,是否也很有意思呢?其实人生能够拿到一手完美无缺的好牌的人几乎不存在,绝大多数人,不过是长处短处共生,好运气坏运气共存的普通人,单看你如何牌好时发挥到极点,牌烂时少犯错误罢了。就仿佛斗地主拿到了双王四个贰,您生给当四带贰出了,那神仙也救不了你啊。又或者牌面虽然小到不能看,但居然组成了长顺子,顺风顺水就走了,也并非不可能。这样一手牌一手牌的累积,时日久了,是绑大白菜还是做成草编挂在墙上也就分明了。

在绑定人生这回事上,人们最喜欢劝女士,好好找个男人嫁了,仿佛女子特别适合当草绳子,绑上看人家脸色。如廖静文之于徐悲鸿,如宋庆龄之于孙中山,在世人眼中,这可是绑定成功的案例呢,作为赠品或附件存在。其实在田野里做一棵草自生自灭一辈子是否更快活呢?没人想过。活着如何且不说,宋庆龄要求自己



心灵小品

难忘那个雨夜

贾 春 国

一个阴云密布的傍晚,在从老家回济南的路上,我的老病——甲亢犯了,在动车上坐着,感觉不太明显,一下车就特别不对劲了。两腿试着往前走,但不敢打弯。平时乘客出站必须走地下过道,然后再乘电梯或者步行来到地面。可是当我下过道刚一迈步时,另一条腿必然弯曲,身体不由自主一屁股坐在过道入口处的阶梯上。

就在我犯愁之际,车站工作人员过来了,他们特别照顾我,打开了平面出口的一绝对铁栅栏门,我一边道谢一边挪动脚步,艰难地走出了大门。我感觉自己随时有倒下去的危险,但还是怀着侥幸心理向着排队上出租车的不锈钢护栏走去。这时天色已晚,而且渐渐沥沥地落下雨来。看到一同出站的人都在急步走向排队的遮棚下,我却不敢加快脚步,虽然平面出站口距离护栏也就二三十米远,但对我来说,就像一条漫长艰难的征途。着急也不行,雨越下越大,雨水从头上流到脸上,脖子里,我咬着牙慢慢地向前靠近,一点一点,好不容易靠到了护栏上,稍微松了一口气,谢天谢地,总算没有摔倒在车站广场上!

在我扶着护栏喘息未定时,出站口又涌出不少人,他们纷纷从越下越大的雨里几乎是飞奔而来,急着赶快排队坐上出租车。由于天越来越黑,雨又下个不停,心急的人们不由得向前推拥,在我也扶着栏杆尽量站直往前赶时,突然身体就像软面条一样,一下子瘫坐在雨水里,把旁边的人吓了一跳。我极力抓住栏杆

纸上博客

书论斤卖

公斤,按一公斤15元算,一共120元,这些图书,书上标价一本都在100多元,4本就要400多元。按说很便宜了,但我又犹豫,如今的图书市场,盗版书太多,我怕120元买回去一堆废物,误人子弟,让我学不到真本领,于是,又把4本装订得非常精美的《史记》放在书架上。

售书老板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,走上前来:“你放心,这些都是精品图书,绝非盗版,我敢保证,假一赔十,这是我的联系电话。”说话间,给了我一张名片。

虽然有他的名片,但我对于盗版还是有些“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”,记得刚从学校毕业,为了解除单身的寂寞和孤单,在街上转悠时,就买了地摊上的几本书,当然这些书也绝非旧书,而是崭新的图书,可拿回去看时,总是一段接不上一段,而且错字连篇。这直接影响了我的阅读兴趣,干扰到了我对于那些字词的认识,干脆把它们丢进了垃圾堆。自那以后,我对于书,要不就去文化馆的图书室,要不就上新华书店,遇到好的书买一两本,拿回家,闲了看看,现如今,我的书房里,虽不是“汗牛充栋”,但也算是一个小小图书室了。

因此,我对于“书论斤卖”也是出于好奇,没有购买的欲望,看着那些书,大部分是些实用图书,什么道教的书,什么八卦的书,还有什么万事不求人的书,还有那些生儿育女方面的书,或者说是孕妇和养生知识的各种书籍,也难免还有一些杂志之类的书,当然也离不了名著,名著有各种版本,精装本简装本等,还有外国名著。

书论斤卖,要看里面总有我需要的,而且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的古训也让我得买几本书,可是盗版书的危害让我不想再次受到伤害,如今的图书,价高质次也是一种普遍现象,再加上网络的冲击,尤其是手机阅读,各种电子书的出现,似乎图书市场也不好过,与其花那么大的价钱购买那些书,还不如找“度娘”,去上网。

其实,这也不是借口,事实上,国民的阅读力也在不断下降,君不见,走到书店看书的人少,买书的人更少;到图书室阅览室,看书的人也是寥寥无几,少之又少。有一项调查显示,国民阅读能力和阅读时间都不足。就拿在公交车上坐车的人来说,记得我们小的时候,在公交车上,或者火车上,手里都拿一本书阅读,如今的孩子,却在车厢里,要是不打,要不拿手机玩游戏,

知食分子

李 海 燕

有个小朋友跟我说,他的理想是当个美食家,天天白吃,多美啊。我只好叹一口气,傻孩子,你还真是白痴,光看见贼吃肉,没看见贼挨打。一个真正的美食家,文要能品能评舌灿莲花,武要提篮买菜剖鱼杀鸡。你觉得哪条路省呢?

而且,那些吃饱了撑得很还得继续吃的美食家,连买个菜也能买出花来。

有一天在知乎上看到了一个男性自恋狂提的问题:怎样避免在菜市场因为气宇轩昂而被要高价?底下有人凑趣地回答:没用的,那是气宇轩昂税。俺在心里暗啐一口,俺也在菜市场被要高价,心里就明镜似的,那完全是因为手无缚鸡之力,发现了也打不过人家,而绝不会自恋地以为那是貌美如花税。其实菜场如战场,买的卖的都想低成本高收益,所以买的忙着剥菜帮,掐老叶,给完钱又要搭一棵葱两瓣蒜,卖的忙着洒清水,绑草绳,过完秤又说再再添点凑个整。总之都是杜甫很忙没时间看脸。如果菜场果真有什么气宇轩昂费,貌美如花税,那那也是指鸡活鱼鲜菜绿

城市蝉鸣

柳 巴 青

前几日,带北京来的一位朋友去小区的啤酒烧烤摊。刚一进小区,他就兴奋地对我说,你听,蝉鸣!我对这没完没了的聒噪司空见惯,没料到朋友那样惊奇和兴奋。他说,在北京,好多年没有听到如此雄壮的蝉鸣了。

我告诉他,青岛随处可听到蝉鸣,不仅仅是这个小区多树木的缘故。青岛市区多山头公园,观象山,小鱼山,信号山,榉林山,浮山,北岭等山头,遍植黑松和刺槐,连翘,丛紫薇,地棉等灌木,与乔木相随相伴,间以樱花,木槿等花木。每到夏季,山头郁郁苍苍,蝉声不绝,迢递相闻。青岛啤酒是金黄色的,浮山湾的大海是宝蓝色的,信号山下错落有致是老楼是红色的,而从绿荫中飞出的蝉声,给人的感觉是绿色的。这一切构成了夏日青岛图景。

说实话,我对这个小区高分贝的蝉鸣,不仅没有感到自豪,反而有点讨厌。午睡的时候,正是知了高歌猛进之时,声浪有如海浪连绵不绝,从纱窗外涌进来,害得人不得安宁。到了子夜时分,按说该消停了吧,常常是这样,一只蝉,忽然一声鸣叫,结果引来万蝉相和,大合唱由此开始,让人难以安眠。

我在写作《大师之大: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》时,用到“国事蜩螗”这个成语。蜩,指蝉,傍晚知了猴从雨后的地下的洞穴中,悄悄地爬出来,爬到树干上。次日凌晨,已蜕去沾着泥土的外壳,慢慢地伸展它的双翼,一旦有见到阳光之前,它的身体柔软,娇嫩,且被阳光照射,很快躯体变成黑色。开始了它的歌手演唱生涯,往往是通宵达旦地狂欢高歌。蝉,是一种比蝉还小的虫,但和蝉相近。《诗经·大雅·荡》:“如蜩如螗,如沸如羹。”无数的蝉鸣,纷扰不宁,形容国事动荡不安。清代著名学者马瑞辰解释:“按诗意盖谓时人悲叹之声如蜩如螗之鸣,扰乱之心如沸羹之熟。”

小时候不知蝉鸣中的悲叹,只知道知了猴是一种美味。在刚刚弥漫的夜色中,打着手电筒,在树林中摸知了猴。有时候,在一棵粗大的杨树或者柳树上,能摸到三五只知了猴。在夜色中爬在大树上的知了猴,被手电筒一照,立即飞了,上去,取下,知了猴靠近头部的爪子,还不情愿地离开树干,报复性地在我的手指肚上一钩,那种稍微带着一痛感的收获感,令人满足。我至今仍然记得那种感觉。那个时候,不论村庄,还是城市,都能捉到很多知了猴。

将捉来的知了猴,用井水洗干净,然后放在盆中,密密麻麻的七八十只知了猴,撒上细细的盐粒子,用盖垫将盆子盖住,有时还会在盖垫上放一只大碗,以防知了猴逃跑。

第二天,母亲擀出很多薄如蝉翼的白

强词有理

白 峰

周末小区外的空地上,传来大喇叭声音,“卖书了,一公斤15元。”走到书摊前,围了好多人。有人,有小孩;有学生,有也农民工。人圈里的空地上放了一大堆图书,还有一个书架,也放满了各种各样的书,旁边放着一个电子秤,书架上写着,“所有图书一公斤15元”。

“书论斤卖”,我还是第一次听说,而且也是第一次见着,本着好奇,与儿子一起挤入人群,想看个究竟,说不定,有心仪的图书,也能“淘”几本回去,放在书房,闲时可以一读。

记得以前,总能在马路上的旧书摊,寻到自己需要的书,这些书也一度陪我度过了不平凡的时光。诸如《平凡的世界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白鹿原》,还有后来阅读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等名著。这些书,是知识,也是营养。人的一生中应该有些书,才能成就更健康的人生。

“书论斤卖”的现场,人们抚摸着书,似乎购买者很少,我也凑上前去,看好了几本《史记》,放在称上一称,4本一共是8